

泰山风云





泰山风云

山东民兵革命斗争故事集

山东省军区政治部编

山东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五·济南

泰山风云

山东省军区政治部编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

1975年9月第1版 1975年9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099·142 定价：0.85元

前 言

为了对广大民兵、群众深入地进行路线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宣传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加强民兵建设，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省军区政治部于去年年底发出通知，在全省开展了搜集民兵斗争事迹、编写民兵斗争故事的活动。在各级党委统一领导下，军分区、武装部广泛发动群众，积极组织工农兵业余作者和专业作者，热情投入了创作活动，写出了一大批反映我省民兵革命斗争事迹的作品。这些作品从不同的侧面描绘了在党的领导下，我省民兵英勇机智、战胜敌人的光辉业绩，歌颂了广大民兵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和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三十周年，我们从中选编了这本《泰山风云》。对其余作品我们准备陆续加工、编辑出版。

在编写过程中，广大作者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深入采访、广泛搜集民兵英雄、模范事迹的基础上，努力学习、运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突破真人真事的局限，努力塑造民兵英雄形象，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这次编写工作，得到了各级有关部门的热情支持和大力协助，在此谨致谢意。

由于我们政治思想水平不高，缺乏文艺创作的实践经验，加之时间比较仓促，本书一定存有不少缺点和错误，恳切地希望广大读者提出批评、指正。

山东省军区政治部

一九七五年九月

目 录

特殊战斗.....	罗辑明 李贞寅 (1)
金山虎赶会.....	铁 民 正 方 (17)
夺 药.....	王汝昆 (37)
盐滩风云.....	刘天剑 (51)
湖上歼敌.....	王仲山 (71)
大闹半仙阁.....	洛 戈 (88)
枣林红缨.....	葛孚常 匡万平 (105)
牵“牛”记.....	仲 惠 穆 屏 (123)
回汉联防队.....	马济民 (141)
击风搏浪.....	王寿成 (160)
万 山 峪.....	魏树海 (174)
秋 嫂.....	赵宝琪 (189)
岱泽石花别样红.....	赵 伟 陈传瑜 (210)
百里湖面扬征帆.....	刘玉书 (229)
大闹窑神庙.....	向 春 (246)
夜战龙门口.....	陆 悦 (266)
三省庄的火光.....	曹歌伍 (280)
碧海奇兵.....	杨正龙 (296)

巧取黄庙救亲人.....	杨 力 (313)
智取药船.....	邓撰相 (332)
海 味 馆.....	杨学宽 (349)
佃户村的战斗.....	贾祥伦 (368)
特急任务.....	元维章 (388)
运河激浪.....	孙章盛 孙世逊 (403)

特 殊 战 斗

罗辑明 李贞寅

一九四三年秋，我鲁中根据地油印的《烽火》小报“号外”上，报道了一条振奋人心的消息：

十月九日晚，一列载有一千多名日寇士官生的军列，企图通过津浦铁路，开往前线。我武工队与铁路工人，紧密配合，在××车站造成军列与货车相撞，车毁人亡，使日本强盗损失惨重……

这一重大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正在浴血奋战的鲁中根据地广大军民，至今当地群众还时常传颂着这场惊心动魄的战斗。这里记述的，就是这一特殊战斗的经过。

—

泰山北麓，青石岭下，有个紧靠津浦铁路的村庄，叫长古镇。这里有个小站，就叫长古车站。

站东，是绵延起伏的山丘；站西，是一片低凹地。站房孤零零的，不远处的炮楼上，斜挂着一面膏药旗，抖抖索索，随风摇晃。在这深秋的早晨，冷风飕飕，乌云滚滚，车站显得额外阴沉昏暗。

这时，站上没有车辆，也看不到旅客，只有几个鬼子兵

端着枪，呆立在站台四周。

“叮铃铃”站长室里电话铃响了，鬼子站长山本赶忙抓起耳机，恭敬地站着。听筒里传来上司的命令：“今晚二十一点二十分，济南发出的101次军车，准时通过你站，车上全部是‘天皇’的忠臣，我军的精粹，急需到前线去。这列军车对‘大东亚圣战’关系大大的，你要严加戒备，确保完全……”

“哈依，哈依！”山本应着，然后慢慢放下耳机。上司严厉的声音，使他不寒而慄。他想起这些日子津浦铁路沿线接连发生的哨兵失踪、桥梁被炸、军车被劫等事件……好象自己的眼前，也出现了可怕的阴影。

门外，巡逻的鬼子兵，由远而近，由近而远，沉重的脚步声，似给山本壮了壮胆子。他瞪着充满血丝的红眼，忽地转过头来，发誓似地说道：“我的消息封锁，防卫的加强，让土八路的无孔可钻！”在这一霎那，山本好象又恢复了他的“武士道精神”，他摇起电话，紧急地部署着。

不大功夫，站上的鬼子倾巢而出，对站台、货场进行了大清理，又带着狼狗，把守住车站几个进出口。真是杀气腾腾，气氛恐怖。

就在这时，从货场走来一个装卸工打扮的壮年人，头戴红帽，身披坎肩，腰束一根粗粗的扎腰，一面用警惕的目光扫视着这气氛异常的车站内外，一面从容地走向站台。

他刚到车站外边不久，只见信号旗已经落下，接着一列客车鸣着长笛进站了。于是接车的、检票的，吆三喝四，出来张罗，车站上又出现了一阵忙乱。

旅客纷纷下车，急匆匆地离去，鬼子兵和汉奸象恶狼一样监视着每个人。

这时，从列车尾部的一节车厢，走下一个旅客，身穿崭新的藏青色铁路制服，年纪三十左右，身材魁梧，目光锐利。他随手摘下宽沿大盖帽，拿在右手，神情自若地走在站台上。

“呵，表弟，可等着你啦！好久不见了，姑母好吗？”那个装卸工打扮的人热情地走上前去，招呼说。

“好，好，你们一家都好吧！”这个铁路职员穿戴的旅客，也亲热地应酬着。

两人使劲拉着手，一边交谈一边走出站台，人们当他俩是久别的亲表兄弟，连鬼子、汉奸也没有引起半点怀疑。

其实，这位“工人”，是我地下党员老于，公开身份就是长古车站的装卸工。那位旅客，正是老于奉命前来接应的我泰西地区某区的武工队长张智。他和老于是一同在长古车站劳动、战斗过的老战友。这次他是专程来执行一项特殊任务的。

张智边走边留心地观察着车站的情景。他从小长在这儿，离站台不远的路基下面，曾是他拣煤渣的地方。特别是站房右边的那块货场地，他曾和父亲一起在这里搬运过千万吨的货物。就在鬼子刚进山东的那一年，敌人逼着他重病的父亲扛大包装车，结果昏倒在地，被沉重的货包砸得口吐鲜血，当场惨死在这个货场上。爹死的第二天，血气方刚的张智，怀着满腔怒火，把一包装有导火索的黑色火药点燃，塞进了敌人的军火车厢，火车刚刚驶出车站就爆炸了……在敌人疯狂地搜捕下，他带着留恋的心情，告别了亲密的工友，离开了长古镇，参加了武工队。今天，战斗的需要，又使他回到了从小生活过的地方。

一出车站，老于就拉着张智，快步朝长古镇走去。其实张智早已了解老于的急切心情。想起就要展开的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他的心里又何尝不是剧烈地翻腾着呢？

二

在鬼子眼皮底下的长古镇，商店大半关门，街上行人稀少，一片冷落、萧条景象。但是，在老于家的小北屋里，却充满了喜悦和兴奋。几个战友聚拢在一起，那股子亲热劲儿就甭提了。

“老伙计，快谈谈外边的形势吧！党中央、毛主席又有什么新的指示？”老于迫不及待地说。

“对，也啦啦你的斗争故事，炸大桥，除汉奸，截军火车，嘿！大伙传得可多啦！”扳道夫老周望着这位著名的武工队长，热情地说。

“当前的斗争形势，可是太鼓舞人心了……”张智兴奋地说：“党中央指示我们，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快要结束，我们要做好充分的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大反攻，日本鬼子猖狂不了几天啦！”

“是啊！这些天站上断不了鬼子的伤兵车，全是些少腿缺胳膊的。”小王插嘴说。

“有一次我发现一节车厢装得满满的，净小匣子，你猜是啥？骨灰盒！”老周的话引起大家一阵哄笑。

“不过敌人还要做垂死挣扎，竭力搜括人力物力，向各个战场增援。我们战斗在运输线上的工人，担子不轻呵！……”

不等老张说完，大家便七言八语地催他快说有啥任务。

张智看着一张张激动的脸庞，压低了声音，郑重地说：“根据可靠情报，今晚有一列重要军车，通过长古站南下，车上载有一千多名士官生。上级指示我们要千方百计抓住敌人，抓住战机，充分利用我们铁路工人的有利条件，在这些刽子手还没来得及杀人之前，就给他一个狠狠的打击！”说着他一拳砸在桌子上。

“好哇！咱长古站就是敌人的鬼门关，决不能让它活着过去！”

“老张你快说说怎么干吧！”老周兴奋而又急切地说。

听着大伙议论，张智又说：“怎么打，大家一起合计合计吧！”

大家热烈地讨论着：有的说炸，有的说烧，……可是，又觉得敌人会严密封锁，地雷没法埋，炸药不易放，炸不行；车上装着鬼子，燃烧物不易送，烧也不行。怎么办？

张智看看一直在低头吸烟的老于说，“老于，你的想法呢？”

老于咂吧两下烟袋，沉思了一下，抬起头说：“这一仗非同小可，敌人肯定会严加防范，时间又紧迫，过去咱那些打法，叫我说，是不是都不管用……”说着，他紧攥两个拳头，猛力向中间一碰。

老周听着，看着，眼睛一亮，兴奋地说：“撞车？”

老于微笑着点了点头。

“好，老伙计，咱们又想到一块啦！”张智高兴地说：“这就叫不用枪，不用炮，让鬼子自己钻铁道！”

张智见大家一致赞同这个意见，就说：“我们这个打法，用铁路上的行话来说，就是造成‘有车线接车’。长古站站

台，路基高出地面十几公尺，高速撞车后，列车必然出轨滚坡，会使敌人伤亡惨重。这是一场特殊战斗，意义重大。同志们有斗争经验，群众基础较好，相信一定会胜利完成任务！不过，事先要对可能出现的情况和困难，要作充分估计，采取措施。当前，最重要的是，弄清军列通过的准确时间。刚才大家谈到王鹤图，我看就在他身上打打主意！”

“行！”老于点点头说。

时间紧迫，又作了一番研究之后，大家立即分头准备，去迎接即将来临的战斗……

三

鬼子站长山本，一早就派人找来了副站长王鹤图。命令他晚上来站值班。并且告诉了他101通过的时间。

王鹤图原是从济南调来的。这条忠实走狗，虽说在山本跟前很受器重，但接受今天这样的重托还是第一次。因此，他受宠若惊，得意忘形，觉得自己将来定能升官发财，青云直上。

中午，王鹤图在住处，正兴冲冲地哼着小调，擦着皮鞋，突然“咚、咚、咚”外面响起了敲门声。

他拖着长腔，阴阳怪气地问：“谁呀，进来！”

门“吱”的一声开了，老于一步走进屋里，“亲热”地说：“王站长，有位贵客来，我叫了桌菜，请你去陪同喝几杯！”

原来，王鹤图这个家伙嗜酒如命，见酒拖不动腿，还特别爱喝便宜酒。要在平常，别说请，只要嗅到酒味，早就翘着脸偎上去了，过去也曾喝过几次老于的酒，可是今天，他

想到晚上的事，不得不说：“不行，今晚我得值班！”

“我表弟从济南铁路局来，这个客只有你够资格陪，知道你忙，可离上班还有大半天哩！酒菜都准备好了，走，喝两盅就来！”老于说着，伸手就拖。

这一来，酒鬼动摇了，他想，喝两盅也还来得及，再说济南铁路局来的，认识认识也有光沾。他把袖子捋了捋，挺直脖根看了看表：“好吧，我只能坐一会儿，可不能多喝……”说着，跟老于走了出来。

两人进了酒馆，王鹤图迈过门坎就一眼瞥见了“客人”。只见那人穿一身簇新的铁路制服，气宇轩昂，仪表不凡，心想一定是路局高级职员，登时感到自己矮了半截，连忙满脸谄笑，紧走几步，上前握手。

一阵寒暄之后，王鹤图试探着问：“嘿，张先生，请问何时到路局任职的，敝人在这儿混事时怎么不曾见过？”

“我原在满铁，去年刚奉调回关内。”张智十分自然地回答。

王鹤图一听，越发觉得来头不小，更加肃然起敬。

这时，老于赶忙接过话茬，张罗着说：“来来，别光顾说话，坐下边喝边啦！”说着分宾主坐定。王鹤图拿眼一看，酒菜摆了一桌：卧鸡、南肠、松花蛋，大拼盘，红烧鲤鱼……后面厨房里还在忙着炒菜。白兰地，二锅头，散发着浓郁的酒香。

老于频频斟酒，王鹤图连连干杯，不一会儿就有了几份酒意。

张智隔桌伸过手来：“今天初次会面，来，我也敬王站长一杯！”

“不，不敢当……”，王鹤图的舌头根都有些变硬了。
“小，小弟还有要事在身，不，不便再陪……”

“谁不知王站长海量，喝几盅没关系！”老于温和地劝道。

王鹤图头脑已经不大受控制，加上又想在贵客面前抬高身份，便说：“不，不，今晚值班不同寻常，山本站长特地交代，有重要……”说到这里又觉不妥，把下半句咽了下去。王鹤图不敢久留，欠身欲走。老于正在着急，只见张智故作不经意地随便问了声：“噢，你说的是101次军列？”

张智这一问，王鹤图一惊，这样机密的事他都知道，谅他来头不小。想到这里他抬起的屁股又坐下，连连点头应道：“就是，就是！”

张智故意装作不大相信地说：“唔，这样的重任交给了老兄？”

王鹤图连忙解释：“真的，今早山本站长当面通知我的。”

张智轻蔑地摇着头说：“路局顾问亲自告诉我，101次通过的准确时间只通知站长，并由站长本人值班，山本站长竟会让老兄代劳，这——老兄是在托辞避酒吧！”

王鹤图是个爱吹又爱面子的家伙，他怕对方讥笑自己，看看老于出去张罗菜了，赶忙神秘的摊牌，道：“不瞒老兄，让我值班一点不假，101今晚二十一点二十分通过本站，这可是一件重要机密！”张智仔细听完，接着语调一变，朗朗笑道：“噢，站长这样重用，老兄一定前途无量，以后有要办的事，兄弟愿意帮忙。”

王鹤图觉得表白成功，高兴地说：“多谢张先生夸奖，以后还请多多栽培！”

张智一见达到目的，不想再纠缠，便顺水推舟地说：“既然王站长重任在身，也不便多留了！”

“失陪，失陪！”说着王鹤图一溜歪邪地走出了酒馆……

太阳已经偏西，张智在老于家里向战友们作了最后的临战部署：“按照101通过长古站的时间，先在长古站留下的一列货车，由老周负责好改道的准备，同时，随时对付可能突然变化。让站务手小王严密监视行车室，发现情况及时报告。”安排停当之后，大家满怀豪情，迅速分赴战斗岗位。

四

天渐渐黑了。远处山峦的轮廓已变得模糊不清，长古站也淹没在苍茫的暮色之中，只有道岔上、预告进站信号几处的灯，发出昏黄暗淡的光亮。

一列巡道的铁甲车，象野兽一般的隆隆开了过去。车头车尾上的探照灯，发出刺眼的白光。

货场上，张智戴一顶红帽，披着坎肩，夹杂在几个装卸工人中间，一面搬动着货物，一面环视着周围的动静。站台上空荡荡的，铁轨在静静的夜空下躺着，没有一列停留的车。这是山本特意布置的，张智轻蔑地冷笑了一声：“哼，等着吧，你不留车，我强迫你留！”

除了军列，一般正常列车运行表都贴在行车室墙上，站务手小王早已悄悄抄了一份交给张智。从表上得知，军列到达以前，今晚只有1182次货物列车20点通过。于是，张智决定，随南去的车辆赶到界牌车站，从那儿登上1182次货车，千方百计制造事故，逼迫货车进长古站停留。这是造成有车

线接车的重要因素。

这时，一列南去的列车“唛唛，哐哐”开过来了。就在列车从货场驶过的一瞬间，张智纵身抓住爬梯，翻身进了车厢。他那矫健的身影，随着飞奔的列车，霎时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之中。

这飞身上车的本领，是张智从小就练成的。从拣煤渣，到当装卸工，没少爬了车，特别是这几年，在铁路沿线打击敌人，经常和同志们出没在列车上。就是车在飞速行驶时，他也照样任意上下，来去无踪。

张智来到界牌车站，正遇1182次列车，从对面开来，他象一只轻捷的燕子，又飞身跳了上去，站台上的警备队，列车上武装押运的鬼子兵，一点也没有发觉。

1182次列车开出车站，顺道北行，速度越来越快，迎面扑来的疾风在张智耳边呼啸，似乎想猛力把他拉下列车。张智却象在平地上一样跳跃着，奔跑着，从一节货车跳上另一节货车，很快找到了几节装着军用物资的车厢，他敏捷地抽出匕首，“噌噌”几下就割断了封车绳子。当列车通过与长古毗邻的柳村车站时，他一连掀下十几包军用物资，横七竖八地滚落在柳村站上。而货车依然飞速地向前奔驰。

长古车站行车室里，突然响起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王鹤图紧张地抓过耳机一听，接着“啊”的惊叫一声，慌忙转身向坐在一旁的山本报告：“柳村通知，1182货车倒塌，要求在我站留车整货！”

山本一听报告，象被蝎子蜇了似的，“腾”地站了起来，大声吼叫：“八格牙路，留车的不准，统统地开路！”

王鹤图惶恐而又小声地说：“太君，据他们报告，全是军